

Sting, Sand and Shopping in the World's Weirdest City
Hello Dubai

世界上最有名的国家，奢华的人和卑微的人怎样生活？
最先进的硬件设施、全球化的奇迹与坚守的传统该如何共存？
走，带你去看最真实生动的那个迪拜。

看不见的迪拜

—— 一个西方人的亲历记

〔英〕乔·班尼特 著

Joe Bennett

秦竞竞 译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013065181

I561.65
91

看不见的迪拜

一个西方人的亲历记

〔英〕乔·班尼特 著

Joe Bennett

秦竞竞 译

Hello Dubai: Skiing, Sand and Shopping in the World's Weirdest City



北航

C1672593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I561.65

91

1212308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不见的迪拜——一个西方人的亲历记

(英) 班尼特 (Bennett, J.) 著; 秦竞竞 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书名原文: Hello Dubai: skiing, sand and shopping in the world's weirdest city

ISBN 978-7-224-10638-1

I. ①看… II. ①班… ②秦… III. ①游记—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7161 号

Hello Dubai by Joe Bennett

copyright © 2010 by Joe Bennett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10 by Simon & Schuster UK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5—2012—105 号

看不见的迪拜——一个西方人的亲历记

〔英〕乔·班尼特 著

秦竞竞 译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193 千字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0638-1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投稿邮箱 bwcq@163.com

发货电话 010-88203378

序 言

上学期间我没怎么听说过迪拜。要是有人问我迪拜在什么地方，我也许会猜是在非洲。这回答也不算错得离谱。话说回来，就算我猜它在印度，或者亚洲甚至欧洲，全都算不上错的离谱。迪拜其实离任何地方都不远，这种居于中心的地理位置对它十分有利。

40年前我没听说过迪拜，那是因为当时的迪拜没什么值得说的。它只是阿拉伯海湾边一个炎热的小港口，几百年来一直有人住在那里。他们靠海吃海，以鱼为食，以贩鱼为业。但是这么多年来人口并没有增加多少，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土地是沙漠。那片沙漠供给他们的只有枣子、一点点肉类和屈指可数的淡水水源，所以那里的人们一个个瘦骨嶙峋，只能固守在沿海地区。那时的迪拜，跟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一样，是

个宁静的国度。

然而有谁知道，阿拉伯人也曾称霸一方。在8世纪中叶，也就是伊斯兰教诞生仅仅一百年之后，阿拉伯帝国的版图甚至超过了全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它将西班牙和大约2/3的地中海沿海地区收入囊中，横扫了现在土耳其所在的区域，切入了印度次大陆。它的势力延伸到了中亚的雄伟山脉，甚至越过群山到达了如今的中国西部地区。总之，阿拉伯是当时的世界大国，伊斯兰教是当时的世界大教。

今天，全世界都应当感谢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因为它让西方国家明白了学无止境。当欧洲国家还处在部落统治的蒙昧阶段时，阿拉伯帝国已经开始大力推进科学和哲学，编译古典文学作品。它从印度引进数学，并对源于远东的技术加以改进。

但是，就像所有的帝国一样，阿拉伯帝国渐渐地走向衰落，它被打回原形，似乎陷入了永久的沉睡。时间一晃到了20世纪，在迪拜发现了石油！石油给迪拜带来的冲击和中东大部分地区类似，财富由此滚滚而来。要不是因为石油，迪拜可能仍然在太阳底下打着盹，而我则依然以为它在非洲。

找到石油或者“被”找到石油的地区后续反应各不相同。许多领导人贪婪地吞噬挥霍着石油所带来的财富，但迪拜的领袖无疑更睿智。也许是因为石油产量不如其他国家多，它预见到了将来开采完的那一天。所以迪拜着手进行旨在持久的

建设。它创建的成果就是这座似乎一夜崛起的城市。

短短几十年后，迪拜俨然成了全球贸易和金融中心。它成功地发展了旅游业，建起了举世闻名的大楼，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自1960年以来，迪拜的人口增长了大约20倍。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迪拜都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得的。尽管迪拜坐落的地区并不安宁，那里的流血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它却没有经历过任何战争，也没有遭受过恐怖主义的袭击。在穆斯林和所谓的基督教的对立愈演愈烈的局势中，迪拜神奇地置身事外。

表面看来，迪拜可以称为成功发展的典范，但同时它也不乏尖锐的批评者。美国经济危机席卷全球，造成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恐慌，有关迪拜的文章大量涌现，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它的憎恨。这些文章的作者大部分是英国人，他们把迪拜看作一个腐朽世界的标志，这样的世界行将崩溃。在他们眼中，迪拜傲慢，迪拜残酷，迪拜剥削，迪拜是投机的泡沫。总而言之，迪拜非常残忍可怕，要是经济危机能把迪拜消灭，至少也算是功德一件。

在《独立报》上，约翰·哈里称迪拜为“建立在贷款、生态灭绝、镇压和奴役之上”的城市。

在《星期日时报》上，罗德·里德尔断言迪拜是“奴隶制国家”，它“仍未根除战前法西斯式的神权统治”。

而《纽约时报》的西蒙·詹金斯则发表了一番预言。“最终沙丘将掩埋迪拜的浮华。”他这样写道，迪拜是“对神权过度崇拜的绝响，无视人权的利己主义的天堂”。

我本人也低调地加入了这场针对迪拜的口诛笔伐。2008年在报纸专栏里，我将迪拜称之为“某些人的精神家园”。我所指的“某些人”，是那些用黑莓手机戴劳力士手表的商界精英们，他们对世界没有别的贡献，唯独能通过无良手段把1美元变成2美元。

那么又是基于什么样的证据，令我们如此地鄙视迪拜？别人我不好说，但我自己几年前的夏天曾经在迪拜待过4天。那4天里，天气热得人什么事都做不了，我唯一的活动就是从宾馆的空调房挪到带冷气的酒吧。换句话说，我对迪拜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的观点当然纯属偏见。

我的偏见，部分来源于一位名为威尔弗雷德·赛西杰的英国贵族的影响。赛西杰是个特立独行的探险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曾多次穿过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两次走过无人区，要知道那片区域在地图上是一片可怕的空白。他仿照心目中的英雄“阿拉伯的劳伦斯”，将自己打扮成阿拉伯人，跟随泛称为贝都因(Bedouin)的阿拉伯游牧部落一起跋涉。他说这些牧民是“天生的冒险家”、“看不起外族人，受不住约束”。他把他们描绘成一个英勇的民族，但同时也是一个注定灭亡的民族，因为那时候当地已经发现了石油。现代化的产物在

沙漠周边四处探查，蠢蠢欲动。赛西杰预言，它们将引诱进而毁灭原本古老而高贵的生活方式。

赛西杰几年前刚去世。晚年时期，他曾受邀回到阿联酋，看到了迪拜和阿布扎比(Abu Dhabi)迅猛发展的新城市。他看不惯这些地方，说它们是“阿拉伯的噩梦，最终的幻灭”。当然，这只是一个老人对于逝去的往昔，对于“时光不再……和一个杰出民族消亡”的哀叹。然而，这一哀叹无疑很具有说服力。舒适的扶手椅，几步之遥的超市……迪拜的现代化很容易被看成浅薄的实利主义对古老贵族的胜利，物欲对荣誉的胜利，购物欲对自持力的胜利。

同样轻易地，迪拜被视为西方自由市场政策最完美的诠释。但是，迪拜不是西方国家，它姓穆斯林。迪拜的法律也不同于西方的法律。它的新闻界并不享有西方新闻界的自由，它仍然实行君主专制，由酋长统治，酋长们出身王室，并不通过选举产生。

然而，关于迪拜有一个事实相当令人瞩目，那就是以上所提及的种种言论，没有一个能阻挡几万人去迪拜寻梦的脚步。如今几乎人人都在说某某去了迪拜，也有很多人在说某某留在了迪拜。于是，出于好奇，我也跟随了他们的脚步。

鸣 谢

感谢在迪拜和艾因城热情招待我的主人们，感谢他们的朋友们以及其他所有以无与伦比的包容心和耐心回答我的追问的人们。

目 录

- 1 · 下雪吧,下雪吧,下雪吧/1
- 2 · 我爱你,我尊敬你/11
- 3 · 只是遛遛狗/24
- 4 · 必需品/37
- 5 · 沙漠舞会/49
- 6 · 一起来购物/72
- 7 · 如何运作/94
- 8 · 迪拉一游/108
- 9 · 和我一起飞/132
- 10 · 你一定知道/146
- 11 · 自驾游开始/161

12 · 儒艮在哪里/184

13 · 雨灌旱谷/206

14 · 那一片海滩/218

15 · 邂逅/231

16 · 美丽的火鹤花/246

17 · 环岛新用途/256

18 · 颤抖的扎比/276

19 · 随韦恩奔驰/296

20 · 选择你的山羊/312

21 · 再见了,迪拜/327



下雪吧,下雪吧,下雪吧

沙漠里的黄昏。暖暖的沙子像水一样渗进我的鞋子并碾磨我的脚底。可能谁也看不出这片沙漠究竟有多深。它形如狭长的海滩,从我脚下延伸出去大约 50 米,上面零星分布着一些灰色植被。在这里,它成了“阿拉伯大农场”高尔夫俱乐部的第六条球道。

我在鹅卵石铺就的高尔夫车道上倒出了鞋里的沙子,然后朝远处的俱乐部会馆走去。经过一丛灌木时,四只鸟突然窜上天空,看样子像是鸽鸟。它们惊得我脊背发冷,汗毛直竖。鸟儿们发出几声尖锐的五音符的警报,听起来好像在问,

“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呵呵，鸟儿们，我要去找史蒂芬喝一杯。

这几只鸽鸟在渐暗的夜空盘旋了一阵，最终落在远处的球道上。我看到它们原来栖身的那丛灌木底部绕着几圈水管。

半小时之前，红彤彤的太阳下山了，此刻远处的天际只剩下淡红色的点点云霞，所幸空气还是暖洋洋的。眼下正是隆冬时节，圣诞节刚过去没几天。和基督教国家一样，迪拜这段期间正处于热闹的派对季。一位朋友的朋友邀请我参加迎新年的庆祝活动，说是准备在沙漠里举办。我真心希望他们所说的沙漠比这里沙漠的味道更浓一点。据说我们将在一望无垠的沙漠里尽情吃喝玩乐，晚上就睡在帐篷里——就像赛西杰当年那样，当然条件肯定没那么艰苦。已经有人警告过我别把鞋留在帐篷外面过夜，好像是说蝎子喜欢钻到鞋里去。

不用说，高尔夫球场上的蝎子早就被清除干净了。环绕在球场周围的正是它存在的原因——一个外籍人员的住宅区，名为“阿拉伯大农场”。不过这些房子既不是什么农舍，也不是为阿拉伯人而建造，完全名不副实。其实名不副实的情况在迪拜比比皆是，我还曾经看到有叫做“绿野”和“青青草原”的住宅区，你能想象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缺乏绿色吗？所有这些住宅区都是最近四年里拔地而起的，建在迪拜城外围的沙漠里。

跟随脚下这条平滑的车道，我一路蜿蜒跨过沙丘，绕开

沙坑。推平的沙丘上覆盖着绿草，这些草都按照皇家古典俱乐部的标准修剪成不同的长度。总的来说，迪拜高尔夫球场的沙坑设置得相当不错。随着夜色渐浓，高尔夫球手们陆续进入会馆，球场渐渐成了鸟儿们的天下。聚在这里的鸟种类之多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其中鸽鸟我已经见过，别的还有鹁鸽、鸽子、秦吉了、鹌鹑等。很多色彩鲜艳的鸟儿从我头顶飞掠而过，可惜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我不由暗想：它们过去就常来这里吗？或者只是最近发现迪拜绿色增多才来的？它们是和这些外籍人士一样冲着高尔夫球场来的吗？可是没人能告诉我答案。

靠近会馆的练球区和球洞区被一排排泛光灯照得亮如白昼。夜色里诡异又响亮地回响着某种金属物品发出的当当声。原来是一辆类似于拖拉机的机器在练习场里四处滑行，它由“金属笼子”里的驾驶员控制，仿佛吃饭一样地将球吞进自己的肚子里。

外面练球的人中女性居多，而且几乎都是白皮肤的中年妇女，肥厚的下半身一律裹在七分裤里。可惜她们虽然身躯庞大，球却打得不远。

我几步跃上会馆门前的台阶。会馆提供贵族式服务，一进大厅就可以看到穿制服的仆从恭敬地候在大理石地板上。里面的吧台足有 30 英尺长，后面站着更多穿深色衬衫系围裙的仆从，其肤色从浅褐色到发亮的非洲黑不等，而且全都仪容整洁、年轻有活力。面对他们站在吧台另一侧的则是肤色没

那么诱人的男士们。他们的年龄显然比服务生大至少一倍，肤色介于蜡黄的干草色和熟透的葡萄色之间，被统称为白种人。不过，这些身穿马球衫的白种人面部表情似乎不太愉快。

我点了一杯比利时的时代啤酒。记得30年前我住在法国的时候，它算是当时市面上最便宜的酒。但是后来它的瓶颈处采用锡箔包装，再加上其公司杰出的营销手段，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高价品牌。它依然能让人醉倒，只是代价高了不少，在迪拜喝这种啤酒也算应景。

“抱歉，先生。”谁知酒吧招待挂着讨好意味的笑容说，“15分钟。”同时敲敲手表以示强调，接着又指指吧台上压着的几张告示中的一张。我探头看过去，发现上面写着“为了庆贺伊斯兰新年，酒吧今晚6点30分才开始营业，敬请各位顾客谅解”。

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酒吧里居然没人在喝酒，看神情大家都特别迫切地等着来上一杯。他们表现得像果酱罐里的马蜂一样焦躁不安，时不时心不在焉地扫一眼电视里播放的英国足球赛，随即又把视线转向手腕，暗恨时间过得太慢。我估计在座的各位其实都挺不耐烦，只是忍着没发脾气而已。

有人低声咕哝道：“什么意思，把这儿当他妈的什么地方呢？”说这话的人矮矮胖胖，可能是利物浦的口音，把“他妈的”说成了“他马的”。他那圆滚滚的肚子藏在衬衫之下，衬衫的颜色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如果让我选，我肯定对这种颜色敬而远之。

我试着跟他搭讪，想问问他伊斯兰教新年和基督教新年有什么不一样，但就目前情形看来，这显然不是个好话题。“他马的。”他又嘀咕一声转头看球赛去了。电视里镜头正好拍到球场四围一溜儿啤酒广告，我坏心眼地巴望着这画面让他感到恼火。这时候英国正处于冬季，球场有点泥泞。但是年轻的足球运动员们依然身姿矫健，其中不少人的肤色跟吧台后面的年轻人差不多。

一个高尔夫球手不断地以手指咚咚敲击吧台表面，仿佛在练习弹钢琴。有些人则跟服务生开玩笑：“开卖吧，伙计。不会有警察来的，咱们都是朋友嘛。”

吧台后面的小伙子们对于招待这些年长者很是得心应手。他们殷勤地为后者开门，用酒和食物填饱他们的肚子，随时随地附和他们的任何话题，哈哈笑着听他们开玩笑，同时心里盼着小费。毕竟得罪他们没有什么好处。

又有男士进来加入了等待的人群。压力不断上升，最终我们占了上风。在50双眼睛的注视下，一个酒吧招待伸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只玻璃杯，接着拔掉喜力啤酒桶的塞子。此时我的手表显示为6点25分。酒桶口咕噜咕噜冒出泡沫，然后啤酒汩汩而出。随着酒香溢出，仿佛天堂的大门向我们打开。大家立时长出了一口气，情绪也随即发生转变。人们因为即将到嘴的享受而兴奋起来。他们虽然没有吵吵嚷嚷，但热闹是免不了的。夜晚已经开始，伊斯兰新年也即将来临。

酒吧招待们花了不少时间才彻底平息骚动的人群。男士

们终于一个接一个地手握酒杯撤离吧台。酒杯里盛着他们渴望已久的液体，它将抚平今夜的不快，扑灭他们心中不满的小火苗。我端着自己的时代啤酒走到外面的庭院里。院子里摆放了几套餐桌椅，另外还有几张铺有软垫的大躺椅，可以让人们舒服地半躺在上面喝酒。装有轮子的独立式供暖器遍地可见，高高绿绿的像伞菌似的。外面的空气暖暖地包裹着我的皮肤，估计今天晚上它们只能做摆设。

和半小时之前相比，明亮的练球区内现在人影更见稀少，打高尔夫的人们乘着小车倦鸟归巢般地呼呼赶回会馆。夜空中出现了两三颗恒星，也许是行星，反正我从小到大一直没能弄明白它们之间的区别。

露台上逐渐聚满男人及其家属，其中有几个是印度人或东方人，但绝大多数是白人。女士们所佩戴的珠宝数量在我看来少得不正常，不过也许是我过于想当然了，我原本以为会看到暴发户般的招摇。

远远望去，环绕球场的别墅只见大体的轮廓。庭院外围的假山花园设有灌溉系统，里面种植了一些异域风情的灌木，显然专门有人精心打理。枣椰树的树干修剪得十分整齐，上面缠绕着一串串圣诞节彩灯。隐蔽的喇叭里播放着顺耳的乐曲。我所说的“顺耳的乐曲”是指那些曲调优美的老歌，它们熟悉得令人容易忽略，感觉就像听觉上的壁纸。

不久，我的朋友兼东道主——斯蒂芬——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到了。他向我道歉说来晚了。